

散文卷

心灵花园



周晓枫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心灵花园

周晓枫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灵花园/周晓枫 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港陆才女丛书)

ISBN 7-5059-2069-3

I. 心… I. 周… 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8453 号

心灵花园——港陆才女丛书

作者:周晓枫

责任编辑:薛燕平

装帧设计:晓红、晓萍

出版发行:中国文联出版社 电话:6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海洋出版社印刷厂湖北分厂

开本:850×1168 大长 1/32

字数:187 千

印张:10.5 插页:4

印数:001—7350

版次:199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59-2069-3

I·1449

定价:15.80 元

中国文联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中国文联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个人的天堂

——自序

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理想。短的叫念头，长的叫志向；好的是愿望，坏的是野心。我得承认，我是一个缺乏毅力的人，唯一能持之以恒的就是懒惰——或许，还有那么一个深藏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本自己写的书。它最终决定了我的求学方向和职业选择。

但这理想的跟从方式是隐秘的，我对此疏于谈起。与我的同学和同事相比，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我都是有限得可怜，这缘于天性的懒散。但每当我看到装帧典丽的书册，读到卓越优秀的文字，心就有种莫名的颤动，这让我知道，那愿望从来没有走开——就像一些倔强的植物，只要你曾经埋下它的种粒，那么年年岁岁你无需经营，它就会如约擎起自己的花朵。

写作里包含了我深深的迷恋和幸福。灯下我书写着，好像天国留给了我一条路。那些吐气如兰的优美形容词，那些有触角的灵性句段，让我觉得暗淡的生活也是可以容忍的。

我记得小时候听人讲过安徒生的一则著名童话：

公主为了拯救她被后母变成了天鹅的十一位哥哥，数年保持沉默，用毒荨麻搓成绳子，做成披甲，在赴死的火焰前把衣服抛给了他们，使他们恢复了人形。只有最小的哥哥，因为他的披甲还有一只袖子没有织好，所以他的一只胳膊还是天鹅的翅膀。我那时不明白，平常是天鹅，黄昏时候变成人，这有什么不好？飞翔是多么奢侈的特权。我们处于灾难的恐慌之中，不知道灾难之后到临的美感。我们千辛万苦地努力，实际上是阻挠了美的延续和再生。我是那个侥幸的最小的哥哥，当伏案书写时，我这个甜蜜的右翼分子，用翅膀扇动起幻觉的风。

就像背负壳体的蜗牛，我是软体动物需要文字的保护——写作是我受到侵扰时的安稳退路。这时我看到窗外的树上，一只鸟儿梳理着羽毛，它反身用嘴抚弄尾羽时，险些从枝上掉下来——它忙于修饰自身的美丽，意识不到将临的危险。我着意于文字的光感时，又何尝不是一只修饰自身美丽的鸟儿呢？所以，写作就像我手底的这张稿纸，它有正面，就一定存在背面。写作使我对这个世界，尤其是对我自己越来越挑剔起来。

没有脱离个人经历的纯粹臆想状态的写作。看那只蜘蛛，它仿佛悬浮于空中，那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它细若游丝的网。作家神秘的身历、心历经验难以目视，恰如那只有着严密组织秩序的无形蛛网。而我的经历极易概括，是那种最简单化的成长，甚至与同龄

人相比，他们的阅历都远比我丰富。对一个早已成年的人来说，这不是纯洁，而是在简单里几乎必然带来的无知，这也成为我写作的严重缺憾和阻碍。

我的题材非常有限，陈述一些日常化事物，抒发一些类型性情感，形而上的思想诉诸形而下的感官，远未构建起灵魂的工程，更缺乏深切的社会关注。在别人讲述生物学的时候，我记录着我最喜欢的动物园；论及人类社会的问题，我仅限于理解到朋友情谊、邻里关系；不能高谈哲学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可以坦言的只有自己的性格和志趣；至于说到科技进步、信息爆炸一类的话题，我只好三缄其口，默默按按BP机查查天气预报。但是我不喜欢为了写作上的高深，而蓄意纠结自己的现实生活，我觉得这与写不出高深作品同样难以宽恕。

由于阅历储备的不足，我的有些文字呈现出浓重的个人先验色彩，它们可能失之偏颇。但是否存在完全、绝对又统一的真理呢？我想即使有，它也会有足够宽容的盛纳空间。并且，我的文中也有许多尖酸刻薄之处，它们并非出于我某种狭隘的品性臆造出来。当漂亮女孩出现的时候，我的注意力不会一直集中在她身上，我更愿意看看她周围男人贪婪的目光和女人嫉妒的目光——习惯从斜角出发，我看到了美丽对面的东西。

写作时，我不断敲击灵魂，把它当作一只需要修理的破船。我的写作速度很慢，很少有文思江河般奔

涌的时候，我是小小的井，只能一点一点把水慢慢舀上来。这让我日益惶惑，我怀疑过去对自己存在某些误解，是否现在才明白，原来并不具备写作的才智？

诗人旋转花瓣，打开整个天国。我也装点着一身词语的鳞片，像鱼，没有脚足却四处游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泥巴”——文学圈也自有它的生态循环，那些大师文豪是大鱼霸主，小鱼是有一些名气的中层作家，虾米是在报刊杂志上偶尔露露小脸的末流文人，而最底层的是那些历尽苦难却毫无进展的文学爱好者。浮游生物是如何得以维持生活的？依靠的是大鱼小鱼的排泄物，正如我们捡起一句句文豪随意排泄的格言如获至宝。我一面为那些旷世之作折服，一面沉湎于个人的悲凉里，我知道我终尽一生的努力，也许不过是挤进臃肿的分母之间，托举起那些极为有限的艺术天才分子。

优秀的文学不仅能完成对读者的精神导引，还有另一种意义之外的实效，它们纯洁了写作队伍，令一些尚有自知之明的充数者默默收起滥竽。它们让我知道，我不过是个变语言小戏法儿的，让我明白了自己在文字上的轻浮与浅见，感受写作带来的幸福感，同时也承接反省带来的痛觉。但是我不能放下手中这支笔，因为它掌握着我肉体之外的那部分生命——我就像举着内心的蜡烛；举着幼小的光明，烛泪灼痛了皮肤，可我不能失手，否则我永在黑暗之中。只有在文字中，我继承着世袭的善，感知缥缈的美，遥望最终的真。

目 录

个人的天堂（自序）

它们·····	1
一个人的空间·····	15
亲爱的朋友远走四方·····	27
小恙·····	35
击掌相和·····	39
懒洋洋的天·····	46
想起一些词汇·····	52
善良人自白书·····	58
衣食住行·····	62
闲情·····	72
表达·····	76
携带简单的生活上路·····	89
虫子的哲学·····	93
一节课的思维纪实·····	99
第一个青苹果·····	108
门缝里看婚姻·····	111
如意·····	119
花朵在楼道里穿行·····	123
我和平诺·····	125
微凉·····	130
彩排俗态生活·····	143

纷纷改嫁的爱情·····	147
浮云旧事温柔·····	151
落满槐花的胡同·····	157
行地无疆·····	162
夏天的斗争·····	170
回眸·····	174
月亭亭·····	177
驴和骡子·····	186
感冒的城市·····	196
她们·····	200
纸上的抒情·····	210
非常状态的爱情·····	213
水银·····	219
女人与药品·····	223
死亡的两种临界·····	228
掌心里的树·····	233
凡人与车·····	237
纪念日·····	241
朴素的夏天·····	254
冷言冷语·····	257
四季·····	265
书爱·····	274
抱菊而眠·····	278
入世三则·····	286
驿路·····	289
上帝的隐语·····	297

它 们

在上帝眼里，人绝不是他唯一的子民。因为禀赋智慧，在自然的家园中，人近乎长子的角色，担当着某种家族主脉的承递及抚饲幼小的责任。那所有盛纳着生命的，都是人类血缘意义的亲人。

西直门外大街 137 号，多少年来这都是全北京我最热爱的地方。动物园，几乎介入每个城市孩子的童年，直到他们长大以后把它迅速遗忘。在成长过程中，人总是不断牺牲一些情感作为代价来证实他们的成熟。毕竟身处“人”的社会，不是动物的国度，我们对同宗都不免伤害，何谈对异类的关爱？已是多年的习惯，我至今常去动物园，带上水果、面包之类，这让我有种错觉——仿佛探视病床上的家人，我去看望铁栅后的它们。

我选择一些平常的工作日独自前往，刻意避开节假日。我和它们都向往着相对的安静。公园里有一些幼童，被父母怀抱着、带领着，许多动物的名字将第一次从他们的嘴里发音。更大的孩子们正在学校中，在识字课本的威严面孔下，开始学习抽象的文字来代替这些具体的动物，就像犯人囚服上的数字将代替他们真正的名氏。城市中的动物原本就形同犯人，是被关押的对象。

有时候我去得很早，夜晚的潮气还没有散尽，孔雀收藏着一把绝代华丽的扇子，它们喜欢在这个时候把它打开。阳光的丝线在扇羽上编织着，光影变幻，璀璨夺目。孔雀是世袭的贵族。收藏善的人是安详的，收藏真的人是力量的，所有收藏美的人都是高贵的。

鸟类是我喜欢的动物群落，飞翔使它们接近天国，鸟是神所能允许的离自己最近的动物。在鸣禽馆中，不大的笼内集中了几十种绚丽的鸟儿，那种美太奢侈了。坐在鸣禽馆的湖边，看着那些天鹅、鹈鹕、绿头鸭和雁，我有时离开得很晚。禽鸟有的站在岛上，有的游在水里，整个天空就这么空着。鸟儿本是种植在天空的花朵，现在它们落了一地。

和大多数动物一样，鸟类的雄性比雌性漂亮得多。那色彩缤纷、尾羽飘逸的堂伟男子旁边，是它毫无姿色可言的糟糠之妻。只为雌鸟可以生蛋繁衍后代（一些鸟的孵蛋工作都是由雌雄双方甚至是雄鸟来完

成的)，这位集力量、外貌、勇气于一身，并以宗族利益为重的男子向它的配偶歌唱着、开屏着，营建巢窠，与竞争者展开决斗……我们身边的男人们不停地抱怨立身处世的艰难、义务责任的沉重，可想想看，如果你们在动物界里做男人会比现在累得多呢！在这种要什么有什么就是没有怨言的榜样面前，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不过，动物须眉的独当一面虽精神可嘉，但显然不如人类的作法狡猾。由男人来掌握力量和勇气，由女人来掌握容貌和柔情，不仅调动了双方潜能，此种均匀用力方式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如果动物采取另一种方式的女权主义，哼哼，试看看那时的动物文明！

很多人认为动物园的焦点在大熊猫身上。这当然是由于数量的稀少，如果多得像草原上的马，熊猫掌会像猪蹄一样成为菜肴，决不允许它每天穿着双色皮袄躺在豪华套间里睡大觉。

我从小就对熊猫感情泛泛，不觉得喜欢熊猫就表现了爱国情操。这种臃肿、单调又懒散的动物，被人们称为“活化石”，的确，当今时代人们忙碌、疾捷又多变，熊猫的品性显然是古代习惯的侥幸存留。

熊猫面临灭种的危险，我积极赞成对其给予特别保护，就如同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人进行最大的救治努力。熊猫的处境与它低效的繁殖能力有关，它少动寡欲，好不容易受精产下幼仔又极易夭折。动物的繁殖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已决定了它们在世间的比例和数

量。神在造物时做了诸种精细的安排，流露出他的偏袒：一枚桃核可以结出满树茂盛的桃子，而男人在性爱中难以计数的一次精子排量大都只产生一个孩子。尽管如此，人还是像细菌一样肆意繁殖了起来，可见人是上苍的逆子。

即使灭顶之灾迫在眉睫，熊猫依然从容。据说它在野外的奔跑速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慢，可惜在动物园里十有八九看到的是它可掬的睡态。许多动物都在紧张的生存环境中进化着、变异着，熊猫还是不紧不慢地行走、睡觉、计划生育。因为迟缓数量才少，因为少才受到保护，因为受到保护熊猫才得以延续着它们的迟缓——如此循环，熊猫仿佛从起点就明白了终点。再看熊猫的“无为而治”，它简直成了参悟佛道的高人。

当然，任何生物都不可能绝对“以不变应万变”，熊猫的饮食结构曾由肉食改为草食。我主观上觉得不是由于食物的短缺，因为几乎在任何时候，可以成为肉的东西都比某种特别类型的植物更容易寻找得到。熊猫好像突然厌恶了杀生，转变为非暴力主义者。

我的确对素食动物有格外的偏爱。我们惯于把人的道德标准认定可放之四海的原则，比如，把肉食动物狮、虎、狼、豹视为凶恶残暴的代表，把草食动物鹿、羊、兔、牛视为温和良善的象征。以食物的选取来判定品质有偏颇之处，动物的天性不该武断地分割为善恶两派，但其中又的确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所以

人有些好恶也是可以原谅的。

肉食动物以草食动物为食粮，就像恶以善为营养。善滋养着恶的蓬勃生长，同时抑制着恶的无边蔓延，这奇特的二律背反关系埋藏在道德法则的深处。当狼吃掉羔羊，它揭示了善恶的两种走向：善是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成就善的，恶是以壮大自己的方式来成就恶的。有时我觉得善的传播依靠一种基因关系，只有血亲意义上的温良之辈才能继承和传递；而恶近乎传染病症，它的扩散不需要苛刻的条件。这就易于推导出令人沮丧的结论：恶在力量上强于善。

可是仅凭力量能够决定最后的输赢吗？我记得小时候读过泰戈尔的一句诗：“那使鹅卵石臻于完美的，并非槌的锤打，乃是水的轻歌曼舞。”

我对大象的热爱由此而来。人的性格易于被自己的体积所左右，魁梧高大的人果敢勇猛，瘦小孱弱的人难有等量的勇气。象是陆地上体形最大的动物，但它却是草食动物，为了维持庞大身体的热量，它长途奔走，花费数倍的精力和时间来寻找食物——相等的热量本来可以从一只动物的身体上轻易得到提供。相反，象群在野外常会庇护被追逐的鹿鹿。在动物园的说明牌上，有一句话这样说：“它不畏任何强敌”，其中的情感成分已超出说明的范畴。亚洲象的心律每分钟在二十到五十次之间，这低缓、有力的心跳令人深受感动，因为其中包含着伟大善者面对世界的坦白与从容。

提到肉食动物，我首先想到的总是豹。博尔赫斯在小说中曾写道：“我想象着时间的第一个早晨，想象我的神把他的信息委化于豹子生动的皮毛上……”豹纹的规律和形状代表着神的一个永恒无垠的秘密，它简直是不可释读的，因为“神只讲一个词，而这个词兼容并包。神说出的任何词不能次于宇宙，少于时间的总和。这个词等于一种语言和语言包含的一切，人类狂妄又贫乏的词，诸如整体、世界、宇宙等等，都是这个词的影子或表象。”

豹子是长得最精简的一种动物，它的肌肉布置、组织结构都是为了速度设计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剔除了。豹子甚至克制食量以保证身材、维持速度。

正如废墟的成立是仰赖时间的，一些词语的建立包含着浓重的速度因素，比如激情和安详，发展与衰落。速度决定了很多事物的性质，悲伤在低速时只是不悦，在高速时才发展成绝望。情感速度的骤增，使友谊裂变为爱欲。由于速度的关系，脆弱的蛋卵成了人们相互攻击时抛掷出去的有力武器。弱小驯良的动物没有任何攻击手段，只能依靠速度作自身的解救。

静物也是有着速度的，它们与时间等速。水果的皮肤匀速地出现了皱纹，这就是时间速度的外在显示。任何事物都具有自身与时间的双重速度。当我们把豹关在笼子里，剥除了它的外在速度，就等于剥除了一切，因为豹子的生命就在于体现速度精神。笼子

里的豹只剩下内心的速度，这是静物的速度，是时间的速度，也是死亡的速度。

如果说豹是速度骄傲的持有者，乌龟就在它的对立面上缓缓爬行。龟与龙、凤、麒麟同为中国古代四种吉祥动物，但龟有独特之处。龙、凤和麒麟都隐身于虚妄之中，它们依据绘画、文字和传说建立真实感，受到了人们的尊崇和膜拜。温钝的龟由于钟情人间而在生活中显了形，并由此带来了恶劣的后果——“乌龟”、“王八”成为人们相互辱骂和诅咒的最常用代名词。除此之外，它还被奴役为重体力劳动者——我们经常看到石龟背着碑碣的形象，在传说中它被称为赑屃。别人的荣光沉重地压住龟的自由，它坚硬的背甲永久充当无奈的盾牌。这就是吉祥显形的代价。中国人早就得出“大智若愚”的论断，不错，对于优越于众生的人来说，应在人群中谨慎收藏自己的光芒，而不要轻易显示出锋利，否则将支付昂贵的代价。

乌龟是两栖动物，听起来似乎比别人多了一种生活的路数和可能，实际上乌龟并不拥有沉浸于其中的双重快乐。乌龟既不能一直待在陆地上远离水，也不能一直扎在水里不上岸呼吸，被困在任何一种景况里都会导致乌龟的死亡。有仙风道骨、神物血统的龟尚不能在水与陆、人间与仙境之间从容往返，何况人呢？所以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在现实与梦想之间，在俗世与佛界之间，人的过渡也往往面临危险。

与用乌龟作为骂词类同，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成语现象。在这些成语中，人和动物的地位高低、秩序前后被鲜明地排列出来。语言是人类的专利，他当然有机会近水楼台先得月，把一些美好的形容词贿赂到自己名下。

比如说“低人一等”。且撇开它的实义，当注意着力着眼于字表的时候，人类的沾沾自喜就跃然纸上。但事实上，人在体能与技能方面恰恰常“低动物一等”。有一种鱼被训练来觉察石炭酸，并把石炭酸跟P-氯苯酸区别开来，两者的浓度差仅为十亿分之五；啄木鸟可持续以每小时二千公里的速度冲击树干；假如一只雌蛾一下子喷放出液囊中的全部蚕蛾醇，理论上它能够立即吸引来一万亿只雄蛾……人的优势在于他的智慧，他可以用工具、机械来增补感官、体力和技能，但如果离开这些技术武器，让人和动物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劣势显而易见。

“禽兽不如”表面上看是对人的唾弃，实际上是把禽兽行为作为极低的比较标准来看待，暗含一种欲扬先抑的修辞效果。“禽兽不如”意味着兽性对人性的污染和侵害，这里的“兽性”和“人性”采用的都是流行的世俗意义上的概念。此种对词性的褒贬反映了人对自己的歌功颂德和对动物的羞辱污蔑。我的一个热爱动物的朋友在他的书里列举了大量真实的例证：雏燕出巢后，在野外会受到任何一只成燕的照顾；一群骆驼抚养了死于沙暴中的阿拉伯牵驼人的两